

賓退錄

五

賓退錄卷第五

大



趙



與崑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
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
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於水傍且設
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
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
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
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

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
無藝以爲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
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
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 擊琴高魚詩聖
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
吾物吾鄉不須念太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
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
一去無蹤迹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
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雜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
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
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
砢其間琴高魚初未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
用當穀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畧遂令四
方傳噍噉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
靈蹤散如煙遺鬣尚餘顛向來騎鯨人逸駕
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齊
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

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
物夥區區於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真吾何知
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
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
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土
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
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丕長爲
矮食爲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
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

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傍亦有依附衺音矮不長也閨音穩坐於門
中穩也衺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嫻小兒
也丕音勒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不行音
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丕音礪
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櫺門橫關也他不能悉
記嶺外代荅於此外又記五字余音酋言人
在水上也夾音魅言沒入水下也呬和馘切
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呬音鬚言多髭
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

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
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
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
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
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翫神蟲為蠶
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
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白念為憂言反
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
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
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官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
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
為地千千万萬為年永主父王為證長正主
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
嘗考之但有堊率患至四字合證作鑿聖作
鍾君作風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
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囡亦后所改又吳主
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電音灣苒音迄寔音觥舜音磳
音莽昱音舉寇音褒熒音擁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龔音儼
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
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
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
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
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
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
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文靖尹和靖

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昔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庵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荅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闕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雲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者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
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
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
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
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撻磬觀鱻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

三三八

元人逸錄二

七

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九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至是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

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

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

一目而交袂於中達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
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
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
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末帝而下
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
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
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
子經新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
手所脩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

三

六頁遺錄五

十

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
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明元可以已
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
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
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爲此戲自
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
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
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繹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趨趨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

到鄞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

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唯食黃精日覺輕捷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鬚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

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今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

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
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
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
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
義旣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
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
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
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
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誌多出於山海經
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略殊不足觀姚令

威

寬

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

彪

校注爲

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
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
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
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
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
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
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曼漈至於兩周
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

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於郃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於大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鄩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在京兆鄩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士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旣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其地實邾鄩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相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相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

栢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

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罃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

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實相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旣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周獻邑

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相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

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
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 顯仁皇
后初生 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
王寤而生 太上武肅即鏐也年八十一
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張湜雲
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
周必大 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 上所諭
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五



